

轻装前行

◎王玲娟(江苏苏州)

毕业“旅游”

◎马星雨(山东淄博)

毕业前,我们宿舍有人提议,趁大家都没参加工作,宿舍姐妹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

我们等这场旅行太久了,大学四年,疫情三年,大学期间我们都没有集体出过游。

旅行大家都同意,但去哪儿就有了争议,有人提议去云南,有人提议去四川,还有人提议去新疆,我这人随和,旅行当然越远越好。唯独宿舍老六不赞同去那么远的地方,她想在学校所在地游玩一天,省钱又省心。

我知道她为何想短途游,因为老六家条件不好,她家住大山里面,父母都是残疾人,在外地打工,她和姐姐在老家跟着奶奶长大,上学是靠助学金资助才读完的。

老六的经济条件不允许她长途旅行,即便穷游,路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我们几个又希望去远方看看,太近的地方没有吸引力,大家一时商量不出结果。

一天,老大问我,我们去老六家乡旅行咋样?反正她要回家,我们自己出路费,到了老六

家后,可以住在她家里,她家菜园有菜,我们再买些鱼、肉,在她家里做着吃,在大山里住几天,也过过“向往的生活”。

《向往的生活》这个节目我们都看过,做梦都想和好朋友一起守拙归田园,在静谧的小村庄觅得一处“蘑菇屋”,开启令人向往的乡村生活。老六老家不正是我们寻觅的“蘑菇屋”吗?她父母在外打工,姐姐暑假也在大城市打工不回家,家里就剩奶奶一人,我们去了也不必拘束,放羊赶鸭,遛狗逗猫,过几天田园生活,这对于在城市中长大的我们来说真是不错的选择呢。

这个毕业“旅游”方案一致通过。买好车票,离校那天,我们和老六一起踏上了开往她家山的火车。

老六家住深山里,房子是石头搭建的,夏天住在里面特别凉快。我们刚到家,奶奶便从井里把西瓜拔上来,瓜是奶奶自己种的,已经在井水里泡了一天一夜,脆沙瓤,咬一口,透心凉。晚上,奶奶逮了一只大公鸡,用大

灶给我们做了豆角炖鸡肉,柴火烧出的菜别有一番味道。

第二天一早,老六领我们去赶集,我们在集市上买了山上采的蘑菇,河里钓的鱼,还割了猪肉、买了羊肉。回家切肉、腌肉,晚上一起烧烤。大山里的夜晚,月亮格外亮,在清澈的月光下,好姐妹在一起喝啤酒,吃烤肉,畅想未来,诗意的生活也不过如此吧。

在大山里的一周,我们跟着老六进山摘果、下河摸鱼,跟着奶奶上果园劳作,体验果农的生活。

大家约定,工作后也每年来这里住几天,疗愈心灵。

临走时,奶奶拉着我们的手,一个劲儿嘱咐我们有空再来。她还不知道呢,我们已经悄悄给她网购了一身新衣服,等我们走后,她就能收到快递。

感谢老大提出的这个田园旅行计划,既顾及到了老六的经济状况,又让我们真正体验了几天向往的生活,这必将成为我们一生中难忘的一次旅行,值得我们在人生之旅中回首再回首。

七十多岁的爷爷独居在乡下,怎么劝都不肯搬到城里。他在乡下老屋旁开垦了几洼菜地,每天悠然自得地在菜地里忙活,颇有些陶渊明“开荒南野际,守拙归园田”的意境。

我刚毕业,在城里找了个实习的工作,偶尔休息的时候会回去看看他,因为工作实在太忙,我多半是早上去,傍晚就匆忙赶回城里。

这次不同,我推着行李箱一声不吭地就回来了,还说要在这住上几天。爷爷诧异之余,什么也没问,欣喜地应下了。早饭后,他喊我一起去给菜地里爬藤的黄瓜搭架子。

站在绿油油的菜地里,远离尘嚣,远离污浊,偶尔传来几声鸟鸣,草丛中昆虫低吟浅唱,蝴蝶、蜻蜓翩翩起舞,蜜蜂、蚂蚁也都在辛勤忙碌。眼前的这番景象,颇有萧红故居后园的丰富和繁荣,也不缺少鲁迅先生笔下百草园的种种奇趣。

我把一捆捆竹竿扛到菜地边,然后帮爷爷刨坑、搭架子、捆扎。看似简单的活计,也颇费体力,汗水浸湿了衣衫,身体的疲惫让我暂时忘却了工作上的焦虑与困惑。

很快,黄瓜架子搭成,接下来就是开始爬藤的黄瓜苗缠绕在杆子上。那黄瓜藤长得格外茂盛,每一朵黄色的小花下面都藏着一根小拇指大小的黄瓜,只见爷爷轻轻掐掉好几根毛茸茸的小黄瓜,然后捋着藤蔓缠绕在杆子上。我不解地问爷爷:“怎么把那么小的黄瓜给摘了呀?它还没长大呢!”

爷爷笑着说:“为了保证黄瓜的质量,摘掉一些长势弱的小瓜,避免消耗不必要的养分,这样才有利于剩余的果实健康成长啊!”

质朴的道理让我豁然开朗,不禁想起最近工作上的困惑。目标定的太多,这个想要做好,那个也想要完成,明明非常努力,结果却一事无成。我沮丧,辞职后陷在牛角尖里不能自拔。

现在城市里的年轻人,生活节奏快,欲望不断膨胀,面对焦虑的现状,多少人早已不堪重负。如果不适当调整,那么,压倒骆驼的那根稻草不知何时就会落在身上。

大智若愚的爷爷若有所思地看着我说:“欲望太多并不是好事,每个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,学会适当给自己做减法,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”

我释然地点了点头,人生路上,“学会摘掉长势弱的小瓜”,轻装,才更利于前行。

老蒲扇

◎米丽宏(河北邢台)

小时候,老蒲扇是度夏的必需品,夏天,家家都会添置一两把。新扇柄上钻个窟窿儿,红线一系挂在墙上,来客专用。客人上门,递上一把老蒲扇,端上一碗凉白开,这是夏天的礼数。

忽悠悠忽悠,招来凉风,驱散一路风尘、一身劳累。寒暄的话题也似来来往往的微风,悠闲、亲切而舒适。

自家人用的是旧扇。往年的扇,从墙上取下,干净抹布蘸肥皂水一清,草木气勃发,涂鸦的字迹也一并被抹去。我们寻出钢笔或蜡笔,争先恐后重新描。爷爷喜欢“清风随意取,手动天地凉”这句,每次写下来,我都拿到他跟前邀功。他赶紧接过来猛扇两下,白胡子一飘一飘的,我心知那就是对我的肯定,乐颠颠跑开,再去描。

小孩儿们喜欢两句打油诗:“扇子有风,拿在手中,有人来借,等到立冬。”你瞧这做人做的——我不是不借,是你来得不是时候;要

借也行,立冬来拿吧。这实在算不得自私,老蒲扇上见人性啊。

我叔那时正迷恋《三国》,弄了一把纸折扇,文绉绉的,网不住多少风,还题了毛笔字“心静自然凉”!我说:“叔,你心一静就凉快了,干吗还要扇子?”他拿折扇敲我头说:“鬼精!你知道啥?这是气质,是风度!”

折扇、团扇、羽毛扇,还有老蒲扇,一把扇在手,似乎真的多了一份悠闲的气度。一把老蒲扇在手,踱着方步,挺胸而行,或碎步轻盈,面带春风,那谱摆的,神仙一样!老人们闲来无事,找块儿凉荫稠厚的地方,小马扎一支,老蒲扇不紧不慢地摇着,嘴里扯着闲篇儿,那真是“东街柿子西街梨,南坑蛤蟆北坑鱼”,话题上天入地。

孙子们捕蝉归来,圪蹴在圈外,百无聊赖打岔,叫嚷着让讲故事。老头儿摇摇手里的老蒲扇,说:“好,讲!——我考考你们,答上来了,今儿讲大北河里的王八。”

老头儿说:“我手里的蒲扇,它姓什么?”

好像一只老蝉,幽幽一鸣,引爆了一群蝉声轰鸣。少年们有说姓“风”,有说姓“摇”,有说姓“蒲”,也有说姓“打”的……老头儿笑得胡子翘翘,扇子一指,要讲那陈年老故事了。

这树荫里

摇扇的时光,一直持续到倦鸟归巢、落日西挂、鸡鸭进窝、牛羊入圈,老人们慢悠悠起身,拍掉身上的草梗,老蒲扇遮着夕光回家去。

如今,在城镇,蒲扇成了老人的度夏专用品。黄昏时候,太阳隐匿,天幕秾丽,老头儿老太晃出来消夏了。衣衫薄,步子轻,人精神,手里的蒲扇挥舞着,是夏天这出戏里最惹眼的一个道具。

那蒲扇,其实就是一柄大树叶。闻一闻,有一股子幽幽植物香,那该是绿意被太阳蒸干后散发的味道吧。

“蒲”扇的“蒲”字,可不就是一种水淋淋的草,水边的隐者。《乐府诗集》中那拔蒲的女子,拔的是不是这“蒲扇”的“蒲”呢。她一根根拔,拔一会儿朝远处望一会儿,望什么呢?时光那么慢,爱情那么慢,迎面来的,是熏风阵阵的夏天。

年轻女子,是不会摇那种老蒲扇的,老蒲扇下全是古旧烟火气。她们手执的该是团扇,遮住半边俏生生的腮。风生扇底,月上蕉窗,多么闲逸自适的夏日良辰。

